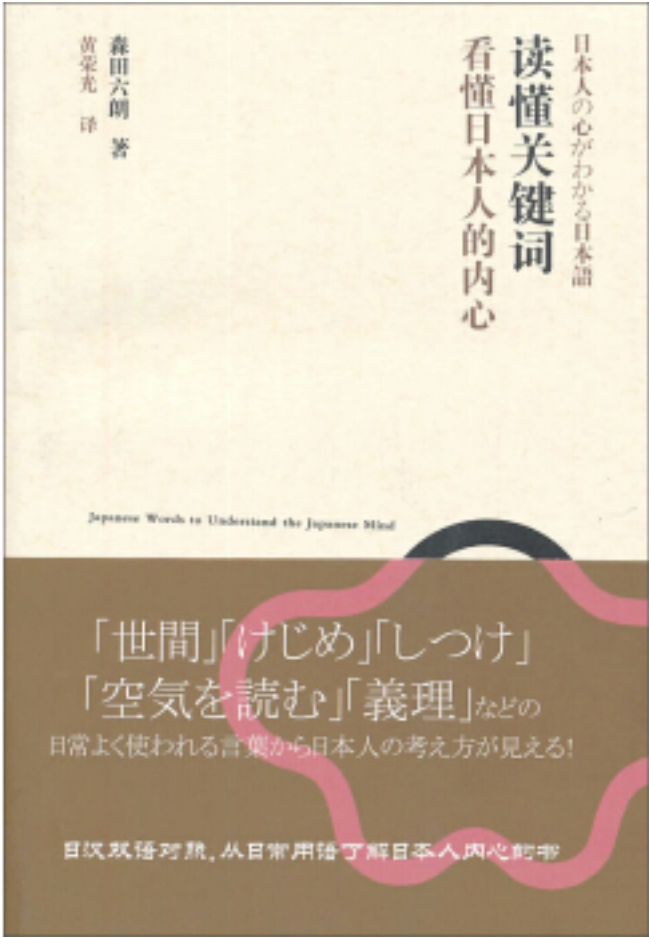


读懂关键词，看懂日本人的内心



[读懂关键词，看懂日本人的内心_下载链接1](#)

著者:[日] 森田六朗 著，黄荣光 译

[读懂关键词，看懂日本人的内心_下载链接1](#)

标签

评论

作者是外经贸的日籍教授，是我的老师，必须支持

很适合日语爱好者或者日语专业学生，能够生动了解语言的不同的本质

看看

从语义的逻辑起源上看，“意气”最早的源头应该是“生き”，“生き”读为“いき”，意为生、活着；活着的人就要呼吸，就有气息，就有生命力，于是便有了“息”。“息”写作“いき”，也读作“いき”。关于这一点，九鬼周造在《“意气”的构造》的结尾处，有一条较长的注释，其中有这样一段话：研究“意气”的词源，就必须首先在存在论上阐明“生き（いき）、息（いき）、行き（いき）、意气（いき）”这几个词之间的关系。“生”无疑是构成一切的基础。“生きる”这个词包含着两层意思，一是生理上的活着，性别的特殊性就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，作为“意气”的质料因的“媚态”也就是从这层意思产生出来的；“息”则是“生きる”的生理条件。这是非常具有启发性的见解。但是在“意气”之下，还需要继续往下推演。人有了“意气”，就要表现“意气”，意的表现就是“意气张”（いきはり），就是伸张自己的“意气”。而“意气”一旦得以伸张，便有了“意气地”（いきじ），即表现出了一种自尊、矜持或傲气。而这种矜持和傲气在男女交际的场合运用得当、表现得体的时候，就产生了一种“色气”（いろけ），换言之，“色气”是“意气”、“意气张”、“意气地”的一种性别特征。那么，“媚态”又是什么意思呢？所谓“媚态”，是指一元存在的个体为自己确定一个异性对象，而该异性必须有可能和自己构成一种二元存在的关系。因此，“意气”中包含的娇媚（namamekashiki）、“妖艳”（iroppoi）、“色气”（iroke）都来自于这个二元关系的可能性为基础的张力。也就是说，“上品”这个词，相比之下就缺乏这种二元性。二元关系的可能性是“媚态”存在的本质根源，当与一个异性身心完全融合、张力消失时，“媚态”自然就消失了。“媚态”是因为有征服异性的假象目的而存在的，必定会是随着目的的实现而消失。现代作家永井荷风在小说《欢乐》中写道：“没有比想要得到而又被得到了的女人更可怜的了。”这话指的是曾经活跃于异性双方之间的“媚态”自行消失后，所带来的那种“倦怠、绝望、厌恶”感。因此，要维持此种二元关系，也就是要维持这种“可能性”使之不消失，这是“媚态”存在的前提，也是“欢乐”的要谛。但有趣的是，“媚态”的强度不会随着异性间距离的接近而减少。距离的接近反而会使“媚态”得以强化。作家菊池宽在《不坏的白珠》中，关于“媚态”有这样的描写：“片山。。。。。。为了和玲子拉开距离而加快了脚步。可能，玲子迈开她那修长的腿。。。。。。片山越想拉开，她越往前靠，眼看就接近了。”“媚态”的要领就是尽量贴近对方，把距离缩小到最小限度。“媚态”的可能性实际上是一种动态接近的可能性。这就如同阿格疏斯“迈开他的长腿”无限接近于乌龟的神话故事所讲述的那样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讲，我们不能不承认芝诺提出的悖论是言之有理的。所谓“媚态”，从完全的意义上说，就是必须是把异性之间的二元的、动态的可能性，永远作为一种“可能”，并将这种“可能”加以绝对化。在“被继续的有限性”中不断行动的放浪者，在“恶的无限性”中陶醉的淫荡者、“没完没了”地追逐不舍得阿格疏斯，这样的人才明白什么是真正的“媚态”。因此，这种媚态为“意气”定下了“妖艳”（iroppoi）的基调。

[读懂关键词，看懂日本人的内心_下载链接1](#)

书评

[读懂关键词，看懂日本人的内心 下载链接1](#)